

上海大学 2001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入学考试试题

招生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考试科目：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18分）

1. 孤岛文学

2. 新月派

3. 新感觉派

4. 双百方针

5. 寻根文学

6. 新现实主义小说

二、简答题

1. 试论五四人的文学思潮。（10'）

2. 以《骆驼祥子》为例说明老舍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10'）

3. 试论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12'）

三、阅读并分析何立伟短篇小说《白色鸟》(原文附后)。
(50分)

要求：不低于1000字的评析短文。

何立伟

白色鸟

夏天到来，
令我回忆。

——外国民歌《夏天的回忆》

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唯嘶嘶的蝉鸣充实那天空，云和风，统不知遁到哪个角弯里去了。

然而长长河滩上，不久即有了小小两个黑点；又慢慢晃动慢慢放大。在那黑点移动过的地方，迤邐了两行深深浅浅歪歪翘翘的足印，酒盅似的，盈满了阳光，盈满了从堤上飘逸过来的野花的芳香。

还格格格格盈满清脆如葡萄的笑音。

却是两个少年！一个白皙，一个黝黑，疯疯癫癫走拢来。那白皙的，瘦，着了西装的短裤，和短袖海魂衫。皮带上斜斜插得有一把树丫做好的弹弓。那黝黑的呢，缺了一颗门牙，偏生却喜欢咧开嘴巴打哈哈；而且赤膊。夏天的太阳，连他脚趾缝都晒黑了，独晒不黑他那剩下的一颗门牙。同时脑壳上还长了一包疖子，红肿如柿子的疖子。

少年边走边弯腰，汗粒晶晶莹莹种在了河滩上。

“唉呀，累。晒死人呐！”

“就歇歇憩吧。城里人没得用。”

在高高的河堤旁，少年坐下来歇憩。鼻翅一扇一扇。河堤上或红或黄野花开遍了，一盏一盏如歌的灿烂！就把两只竹篮懒懒扔在了脚旁。紫色的马

290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1980—1989)

齿苋,各各有了大半篮。这马齿苋,乡下人拿来摊在门板晾晒干了,就炒通红通红的辣椒,嫩得很,爽口得很。城里人大约是难得一尝的。故而那白皙的少年,也就极喜欢外婆啧啧香香炒的马齿苋干菜,咽绿豆稀饭。外婆呢自然淡淡一笑:“这伢崽!”

“扯霸王草?”黝黑的少年提议道。

“要得。要得!”

“输了打手板心?”

“打手板心就打手板心。”

便一来一去扯霸王草。输赢并不要紧的,所要的是快活。蝉声嘶嘶嘶嘶,叫得紧。太阳好大。

待这游戏玩得腻了,又来马齿苋。满满的一篮子了,再也盛不下一点点点了。就又坐下来歇憩,那白皙的少年解下弹弓,捡了颗石子努力一射,咚地在那河心地方,就起了小小一朵洁白水花。

“哎呀好远!”

“我要射过河去。”

“吹牛皮。”

“我才不吹呐。”

而那河水,似乎有了伤痛,就很匆遽地流。粼粼闪闪。这是南方有名的一条河,日夜的流去流来无数美丽抑或忧伤的故事,古老而新鲜。间常一页白帆,日历一样翻过去了,在陡然剩下的寂寥里,细浪于是轻轻腾起,湿津津地舔着天空舔着岸。有小鱼小虾蹦蹦跳跳。卵石好洁净。

“我现在要考一考你。”白皙的少年说。

“考么子?最不喜欢考试!”

“你看出来左边的岸和右边的岸,有哪样不同?”

“左边有包谷地。右边没有。”

“不是问这个呐。”

“左边……有个排灌站。右边没有。”

“不是问这个呐!”

到后来那黝黑少年终于摇脑壳了。

“唉呀你,看呐,左岸要平一些,右岸要高一些。还没看出来?”

“咂,咂,真的咧!”

“这里头有道理。你晓得啵？”

又把那生了疖子的脑壳摇来摇去：

“讲吵，晓得就讲吵。”

“我表哥，他讲这是地球自己转动造成的！”

“噢，噢，你晓得好多道理。”

白皙的少年于是笑了。乌黑眼瞳熠熠地亮。然而忘记了，采马齿苋却是那乡下少年教会了他的；还教会了他如何烧包谷吃，如何钓麻拐(田鸡)……人各有自己的聪明与骄傲，奈何不得的。

蝉声稍稍有了歇止。

“好安静。”

“是咧。”

“采了这样多马齿苋，回去外婆会高兴咧！”

“当然啰。表扬你做得事。”

那白皙少年，于默想中便望到外婆高兴的样子了。银发在眼前一闪一闪。怪不得，他是外婆带大的。童年浪漫如月船，泊在了外婆的臂湾里。臂湾宁静又温暖。

却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竟不晓得为什么。

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埂喊外婆，声音好大。待外婆回来，就带了这黝黑的少年——他的朋友，叫他们一起去玩，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采马齿苋，划水，随便。总之要痛快玩它一下午。“听话，莫出事，没断黑不要回来。”一人给了一只大竹篮。其时头上太阳，正如烧红的一柄烙铁。白的少年好高兴，同时又讶异。因为平日的下午，外婆一定逼他睡午觉，一定不许他出来玩。然而今日全变了。外婆你几多好！

蝉声又抑扬了起来。一只两只野蜂在头上转，嗡嗡营营。

黝黑的少年于是说：“划水好啵？划到对岸去。”

“好的。”眯了眼睛望对面绿色的岸，和远远淡青的山。“好的，好的。”

“比赛？”

“比赛。”

“输了是狗变的？…”

“狗变的就狗变的。”

黝黑的少年便笑了。缺了门牙的笑很羞涩很动人。

因此扑通地一齐扎到河里头去。河水清凉又温柔。轻轻托起一黑一白赤条条两个少年；轻轻忽开忽谢着一朵一朵漂亮水花。那城里来的少年，几乎呛水了。因为他想要笑，因为他看到他的朋友，游泳的姿势应当叫做“狗爬式”几多滑稽。又还从那缺了牙的口里，噗噗地朝他喷水。远处一页白帆，正慢慢慢慢慢过来。真好玩，真快活。

并且这边的岸，景致又不同。是泱泱的一片水草啊。水草好葳蕤。后面呢则是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恰如了少年的梦想。

“哎呀！这地方，几多好看。”

“城里来的才讲它好看。”

赤条条的少年站在岸上。一个白皙，一个黝黑。头发湿漉漉的，情绪倒比天空还要晴朗。

然而那白皙的少年，陡然闷声一喊，就朝后面倒退数步，踉踉跄跄。

——水草里头有条蛇！

“莫怕，”黝黑少年说，“莫怕，水蛇。”

同时猫腰下去，极快地捉住蛇尾随手一扬，那蛇便如闪电，倏忽落在了河里头。好吓人。白皙的少年出了大半身汗，立即对他的朋友生出了景仰。

朋友就又问他：“你眼睛好不好？”

“右边是一点二。”

“莫怕。明日我捉了金环蛇银环蛇，取了胆来给你吃，包你眼睛就好！”

自然又凭添了若干的景仰。看到那缺了的门牙像小小一眼鼠洞，便觉得又亲切，又好笑。

刚刚的还要讲几句话，朋友忽然竖起食指止住了，耳语道：“莫做声：快看。”

“什么？”

“那边。”

“——噢呀！”

在那边，白皙的少年看见了两只水鸟。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那晃眼醒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而且自由自在。

什么时候落下来的呢？

白皙的少年想：唉呢，要是把弹弓带过河来，几多好！然而立即又自行取消了这法西斯主义。因为那美丽和平自由生命，实在整个的征服了他。便连

气也不敢大声的喘了。

四野好静。唯河水与岸呢呢喃喃。软泥上有硬壳的甲虫在爬动，闪闪的亮。水草的绿与水鸟的白，叫人感动。

“要捉住就好咧。养起它来天天看个饱。”黝黑的少年悄声道。

“不。”

“你不喜欢？”

“比你喜欢得多！”

黝黑的一笑，也就哑默无语了。疖子隐隐地痛。

那鸟恩恩爱爱，在浅水里照自己影子。而且交喙，而且相互的摩擦着长长的颈子。便同这天同这水，同这汪汪一片静静的绿，浑然的简直如一画图了。

赤条条的少年，于是伏到草里头觑。草好痒人，却不敢动，不敢稍稍对这画图有破坏。天蓝蓝地贴在光脊的背。

空气呢在燃烧。无声无息，无边无际。

忽然传来了锣声，哐哐哐哐，从河那边。

“做什么敲锣？”

“呵呀，”黝黑的少年，立即皮球似的弹起来，满肚皮都是泥巴。“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

啪啦啪啦，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从那绿汪汪里，雪白地滑起来，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

天好空阔。夏日的太阳陡然一片辉煌。